

有关六经辨证方法之再认识

张清苓¹ 姜元安²

(1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2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

关键词: 六经辨证; 辨证方法; 辨证思想

中图分类号: R241.5

如果“伤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则《伤寒论》中所论属于狭义之伤寒;但通过文献研究,已经明确了“伤寒”并无所谓的广义与狭义之分^[1],这对于正确理解仲景为认识伤寒病所创立的六经辨证方法及其临床运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谈及《伤寒论》的辨证方法时,除了公认的六经辨证方法之外,还经常将“八纲辨证”“脏腑辨证”与之相提并论,这主要反映在现行的各种教科书中。一般认为,八纲辨证是所有各种辨证方法之总纲,而六经辨证则是八纲辨证的具体化,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而由于经脉与脏腑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经脉根源于脏腑,所以脏腑辨证是六经辨证的基础。此外,有的学者还将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甚至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均纳入六经辨证体系之中,试图以此来说明六经辨证之全面性和重要性,大有各种辨证方法,唯六经辨证为尊之意。本文将通过对六经辨证方法与习惯上所称的八纲辨证及脏腑辨证方法之关系的讨论,来讨论六经辨证方法的适用范围。

1 在辨病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是中医辨证论治的一般性原则

在讨论六经辨证方法与其他辨证方法的关系之前,有必要重申一下中医辨证论治的一般性原则。

中医之辨证论治体系及临床运用始创于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任应秋就是根据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匱要略》而将“辨证论治”概括为中医学的主要特色^[2]。通过对《伤寒论》和《金匱要略》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张仲景针对“伤寒病”与“杂病”分别运用六经辨证与脏腑经络辨证方法来认识其发生、发展及变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体系。两者完全独立而不能相互取代。由此而得出的中医辨证论治的一

般性原则是:中医之辨证论治体系是在确立针对特殊疾病所用辨证方法的基础上配以相应的治法与方药而形成的。辨证方法的运用,首先是认识疾病,然后才有可能通过证候去把握疾病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病机变化,从而根据具体的证候确定治则、治法与相应的方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方从法出,法随证立”。这一原则体现了中医辨证方法所具有的两大特点。一是针对性,即每一种辨证方法都是针对在发病学上具有不同特点的疾病体系而设立的;二是系统性,即每一种辨证方法都能涵盖一大类疾病在发生、发展、变化的各个方面,从而确保对该病的整体而全面的认识^[3-4]。

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在于:通过辨证论治而达到治病之目的,是辨证以治病,而非辨证以治证。如果在辨证论治过程中只注重了证而忽略了病,则与张仲景创立辨证论治之初衷相去甚远;如果在临证过程中只强调辨病而不加以必要的辨证,则绝不可能抓住疾病过程中机体在整体层次上的特征性病机变化而予以正确的论治。根据中医辨证论治一般性原则所体现的辨证方法的两个特点,可以这样说,能够通过辨证而达到认识疾病之目的,进而为临床治疗疾病提供依据的方法,才可以被称为中医的辨证方法。

2 针对具体疾病体系而确立的中医辨证方法

从中医对疾病发生的一般认识而言,凡机体发生阴阳不和便是病。

《素问·调经论》说:“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所谓平人,即健康无恙之人,所以《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平人者,不病也。”一旦机体这种阴阳相对的动态平衡受到破坏而导致阴阳不和,即成为病人。因此,中医临床治疗的根本原

则是针对有病之人的阴阳不和状态而恢复机体的阴阳平衡状态,这就是《伤寒论》原文第 58 条所说的:“凡病……,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根据导致机体发生阴阳不和的原因,疾病可以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外感病由外邪侵犯人体所致,而根据外邪之阴阳属性,外感病又分为伤寒病与温热病两大类。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即是为认识伤寒病与温热病而创立的不同而有效的辨证方法。内伤病之起因较为复杂,如饮食起居、七情喜怒、禽兽灾伤、犯于王法等等,难以根据其起因而简单地以阴阳属性来加以区分,更何况内伤之病或始于经络,或始于脏腑,所致各种具体病变更为复杂,所以只能依据所伤之脏腑经络的具体病理变化来认识各种内伤疾病,这种方法被称为脏腑经络辨证。因此,迄今为止,在《中医诊断学》教材中所列的各种辨证方法,除了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以及脏腑经络辨证(而非脏腑辨证和经络辨证)之外,其他如八纲辨证、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恐怕不能被称之为中医的辨证方法。

3 八纲辨证思想指导下的六经辨证方法

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中医辨证思维的基本方式,用以认识一切疾病的基本属性,并指导各种具体辨证方法的运用,所以是一切辨证方法之总纲。从这一意义而言,“八纲”可以称为中医之辨证思想,但不能与其他具体辨证方法相提并论而简单地称其为“八纲辨证”方法。

八纲辨证思想,以阴阳理论为核心来认识阴阳不和所致的疾病状态。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但是,阴阳理论只是用来说明万事万物的一般属性,具有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意义。正如《灵枢·阴阳系日月》所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故数之可十,离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万,此之谓也。”疾病是在各种内外因素作用下机体失去正常状态的反映,所以要认识疾病,必须首先认识其致病之因。《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具体而言,中医学是根据致病因素的不同性质以及发病后相关脏腑的受损状态而具体命名各种不同的疾病。而《素问·调经论》则将外感、内伤两类疾病分别归属于阳病和阴病。“夫邪之所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起居,阴阳喜怒。”这样一来,就在认识疾病的过程中将阴阳理论具体化。认

识疾病若仅仅停留在起病之因的层面上,则不能准确地把握在邪气作用下机体在整体层次上的病理反映状态。所以,以阴阳为纲,从寒热、虚实、表里六个方面对疾病过程中的寒热性质、虚实状态及表里关系作进一步的认识。只有准确地把握住疾病过程中在邪气作用下的机体反映状态,才能把握住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所以,明·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六变辨》说:“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也,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者,万病皆指诸掌矣。以表言之,则风寒暑湿火燥感于外者是也;以里言之,则七情劳欲饮食伤于内者是也;寒者阴之类也,或为内寒,或为外寒,寒者多虚;热者阳之类也,或为内热,或为外热,热者多实;虚者正气不足也,内出之病多不足;实者邪气有余也,外入之病多有余。”

八纲辨证思想始于《内经》,具体体现在《伤寒论》和《金匱要略》对不同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体系之中,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对疾病的认识,但直至清·程钟龄《医学心悟》才将其意义明确道出。该书《医门八法》说:“论病之原,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虽然没有用“八纲”二字,但却是第一次将寒热、虚实、表里、阴阳放在同一个层次上提出,今人以“八纲”概括之,即源于此。该书《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中又指出:“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病情既不外此,则辨证之法,亦不出此。”从而明确了“八纲”对其他辨证方法的指导意义。事实上,迄今为止,针对外感和内伤病所创立的各种有效辨证方法,即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以及脏腑经络辨证方法,在其具体的运用中,无不贯穿着八纲辨证思想。换言之,离开了八纲辨证思想的指导,任何其他具体的辨证方法均无法实现其认识具体疾病之目的。

综上所述,在认识八纲辨证与六经辨证的关系时,应明确以下两点:①八纲辨证是中医辨证思维的基本方式,或称为辨证思想;六经辨证是认识伤寒病的具体辨证方法,受八纲辨证思想指导。二者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不能相提并论。②八纲辨证思想与六经辨证方法之间只是属于一般的从属关系而非特殊的相辅相成关系,即所有针对具体疾病而立的辨证方法均受八纲辨证思想指导,而不是只有六经辨证方法才与八纲辨证思想有关。如果不能明确以上两点,而将中医的辨证思想与其他具体的辨证方法相混,则将直接导致在理论和临床上对辨证论治的模糊认识。这种模糊认识首先表现在不能深刻理解

六经辨证方法专为伤寒病而立的专一性,而认为六经辨证方法可以广泛适用于各种外感病,甚至认为六经辨证方法还可以用来辨识杂病。其次,这种模糊认识还混淆了各种具体辨证方法的特殊性,以致临床上不能有的放矢地运用具体的辨证方法。或认为六经辨证方法亦包括脏腑辨证在内,或认为六经辨证方法是以脏腑辨证为基础,有的甚至还认为六经辨证方法是综合了经络辨证、脏腑辨证、八纲辨证、病因辨证等多种不同的辨证方法。如此一来,人人皆云辨证论治而不知辨证论治为何,怎能突出中医辨证论治之特色?又怎能不使中医丧失临床运用辨证论治的真正优势?

4 六经辨证与脏腑经络辨证各成体系

脏腑辨证被认为是主要用于辨识杂病的辨证方法。在《中医诊断学》教材中,一般是将经络辨证与脏腑辨证分开讨论,并认为辨识杂病,以脏腑辨证为中心;若病变与十二经脉所过之部位有关,则与经络辨证相结合。《灵枢·海论》曰:“夫十二经脉者,内属脏腑,外络于肢节。”明确地指出了脏腑与经络息息相关,离开脏腑,则无以言经脉;而离开经脉,则无以言整体。所以,无论在生理状态或者在疾病过程中,都不能人为地将脏腑与经脉分割开来。仲景因此而创立了脏腑经络辨证方法来认识不受三阴三阳框架所约束的杂病。遗憾的是,自成一体的脏腑经络辨证方法却被人为地分割成“脏腑辨证”和“经络辨证”两种不同的辨证方法,从而失去了中医对杂病认识的有效辨证方法。不仅如此,当谈到六经辨证方法与脏腑辨证方法时,又把原本包括脏腑经脉在内的“六经”(三阴三阳的代名词)简单地当作十二经脉来看待,并通过脏腑与经络的密切关系来强调六经辨证是建立在脏腑辨证的基础之上。试问,如果六经就是十二经脉,那么六经辨证与人为地从脏腑经络辨证中分割出来的经络辨证又有何差异?

所以,要认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方法,除了要对伤寒病之属性有正确的认识外,更应对中医辨证论治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各种具体辨证方法的临床意义有明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将中医的辨证思想与辨证方法混为一谈,更不至于将不同的辨证方法混为一谈。否则,不但惑己,且也误人。

《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方法是专为伤寒病而设立的,但由于人分男女,体有强弱,感邪虽同,发病

则异,而且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因而《伤寒论》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伤寒病与杂病夹杂的内容。伤寒病可以引发杂病,而素患杂病之体也容易招致伤寒,这是不容忽视的临床事实。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六经辨证和脏腑经络辨证方法各自所具有的特殊临床意义,更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虽将伤寒病与杂病合为一书而论述,但却分别以三阳三阴之辨证思与脏腑经络之辨证方法来认识伤寒病与杂病之不同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其本意亦在于此。如果说,从认识夹杂伤寒的角度来看六经辨证与脏腑经络辨证方法的关系,那么,在运用六经辨证方法认识伤寒病的同时,也可以运用脏腑经络辨证方法来认识所夹杂的杂病。譬如,小青龙汤所治,从脏腑经络辨证角度而言,是治疗水气在心下所致之“支饮”,证候以“咳逆倚息不得卧”为特点。而当风寒邪气引发“支饮”发作而呈现为“外寒内饮”时,风寒所致的伤寒病是主要矛盾,但又不能不顾及杂病中之“支饮”,所以,仲景在用六经辨证方法论述“伤寒表不解”的同时,也用脏腑经络辨证方法指出了“心下有水气”。在《伤寒论》中,六经辨证与脏腑经络辨证之间的关系也仅在于此。

通过上述对《伤寒论》中有关六经辨证与八纲辨证、脏腑经络辨证方法关系的讨论,本文提出了只有通过辨证而达到认识疾病的目的,进而为临床治疗疾病提供依据的方法,才可以被称为中医的辨证方法。并在强调六经辨证方法只为伤寒病而设立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八纲辨证和脏腑经络辨证方法各自所特有的辨证意义。明确中医辨证思想以及各种具体辨证方法所具有的临床意义,将有助于澄清学术界在这一方面认识上的混乱局面。

参考文献:

- [1] 姜元安. 论“伤寒”无广义与狭义之分[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5, 28(5): 24-25.
- [2] 任应秋. 谈谈中医的“辨证论治”[J]. 陕西新医药, 1976(1): 35-39.
- [3] 姜元安, 张清苓, 李致重. 伤寒病与六经辨证[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0, 23(1): 5-8.
- [4] 张清苓. 论《金匱要略》基本学术思想及辨病与辨证[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8, 21(4): 7-10.

(收稿日期: 2006-03-15)